

请婆婆笑纳狗之花

——谈谈生肖年花

沈胜衣

农历新年后，我把手机屏保换成了几朵小蓝花，那是春节假期在杭州梅家坞拍的一丛阿拉伯婆婆纳。梅坞春早，清新的阳光映照那些精致的紫蓝，带来初春的喜人气息。更喜人的是，近日读到李叶飞“植物星球”公号的一篇《随着商人、士兵、马蹄、车轮从西方进入东方之围，无名无姓》，指出婆婆纳别名狗卵草，则我的戊戌狗年生肖植物有着落了。

每年写写与农历生肖对应的草木，是私人的应景凑趣；但今年颇费踌躇，因为要找一种名字含“狗”或“犬”，而又有话题、有意思（最好还是漂亮的花），自己认识、也能为较多人了解的（这样谈起来才亲切），真不容易。留心了一段时间，只有狗牙花、狗尾草勉强可以考虑，但两者各存不足，且名声不佳，现在选作戊戌生肖年的婆婆纳狗卵草，却还更粗俗；然而，这种小花、特别是其中的阿拉伯婆婆纳，精美动人之至，自己向来在心，还是值得好好谈谈。

狗卵草，指的是婆婆纳的果实形状。李叶飞文中说这个很多人不知道、被遗忘了的别名，见于清人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而该书引了元人释继供《澹寮集验秘方》的狗卵草元代治疔气药方，于是他得出结论：“元代已经有了这种植物（婆婆纳），那个时候的人们已经叫它狗卵草。”也就是说，这很可能是婆婆纳最早的中文名。它的下一次出现于典籍，集中在明人几种救荒野菜书，那时的名字则是婆婆纳或破破纳。他认为：婆婆纳这种原生于西亚和欧洲的植物，至少在元代已随着商人、士兵、马蹄、车轮被无意间引入中国，到明初已经传播很广，随处可见；最早被郎中医家留意，以植物的特征来记录其名为狗卵草，后来编撰那些救荒野菜书的明代皇室子弟、儒家学者，嫌此名不雅，遂改为婆婆纳，这个名字则是没有出处解释的。——这番考证我很赞赏，虽然还有可补充申说之处。

然而，现在正逢狗年，这名字反而让我欣然了，因为如前述，戊戌新年到浙江度假，又一次偶遇了阿拉伯婆婆纳：年初二在西湖湖西的山野游荡，梅家坞茶园田边，发现匍匐于草地的小蓝花又开了。这种铺散蔓延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很不起眼，却是我最爱的江南春色之一，那星星点点的翠蓝长期盈动于心。遂特地让她们在手机中日日相对，却原来无意中恰应年时，岂非妙缘。

与阿拉伯婆婆纳还有着前缘，且前两次相遇也都在江南春日。初识，是近十年前的烟花三月江浙行旅，其时乱花迷眼，种种陶醉，但仍留意到极为小巧的阿拉伯婆婆纳，无论山野林间还是扬州大明寺这样的古刹，那细微的幽蓝都过目难忘，视为最喜欢的野花，在纪行之文《走江南，幸琼花追随》中专门提了一笔：“……更蓝的野花阿拉伯婆婆纳，细小精致，那种又清纯又梦幻的蓝，尤其令我动心。”

随后，不但从友人处知道其名字，还在另一趟旅途中买到郭宪的《那些花儿——与100种野花的邂逅》，里面有一篇《婆婆纳和它的一家》，正为此文而购该书，由之正式了解这种小巧的“小花”。其说法是：“婆婆纳是土著，源自中国。每年早春，总会开些很小的淡粉或淡紫色花。”在我国有六十余种婆婆纳，它们“典型的四花瓣，左右对称，下小上大，花瓣上有数道颜色更深的条纹，在均匀中略有变化。还有一个明显家族记号，就是两枚突出的雄蕊蕊。”至于其中艳蓝色的阿拉伯婆婆纳，又称波斯婆婆纳，“有人考证，它一百多年前才从异国他乡来到中国”，“被植物界科学家认定为入侵的有害生物”，但却迷倒爱花人。

重逢阿拉伯婆婆纳，是某年的人间四月天闲游江南，又是在最后一天、再到西湖苏堤的锁澜桥探访上次发现的一棵琼花，欣赏之余，还在桥下草中看到满地的阿拉伯婆婆纳，同属让人惊喜的恰好美遇，是那趟春色繁艳、酣畅迷醉之行的压轴花事。记得当年分绿拂翠、拨开垂柳的新叶，如孩儿般蹲伏在水边地上拍此蓝色小花，情形就像郭宪《那些花儿》另一篇《蓝花花》写的：“为它俯下身去，是摄影，也是致礼。”后来遭逢变故，包括此花照片都丢失了。然而春梦留痕，长在记忆中，始终还是心醉的回味，让人温柔欢喜。

这种美丽、纯净、几乎是早春最常见（特别华东一带）的野地小花，不少植物图书都以欢喜而温柔的笔触写过。如周华诚《草木滋味》赞叹它“居然可以美成这样”，“每一次看见成片的阿拉伯婆婆纳，都忍不住要看好久。”余昕《采绿》将其形容为“眨着湛蓝色眼睛”的“大地派出的使者”，是来察看春天的。

在西方，包括阿拉伯婆婆纳在内的婆婆纳属植物，也是各国自然读物中的常客。如德国玛格特·斯庞等著《那朵花的名字——870多种开花植物彩色手绘图鉴》，介绍了近十种婆婆纳，有一些趣味性小知识，并少有地在花之外还画出了果实。不过该书把婆婆纳归为车

前科，误，实为玄参科。法国热内·梅特莱尔的《大自然·一年——《读库》将其做成了今年的月历——则把婆婆纳归为三月的代表花草之一，所绘同一片原野在一年中各月的变化，三月画面的草坡上就有这小花，一片青绿中隐现点点鲜丽的清蓝，仿佛天意般成为本文的写作背景。

阿拉伯婆婆纳是从西亚引种到欧洲的（据《那朵花的故事》等）。至于引入到我国，何家庆《中国外来植物》记载了一个来历不详的说法，谓在十世纪前后（即宋初，此说令人存疑），并指出阿拉伯婆婆纳的名称始载于一九二一年的卮天锡《江苏植物名考》。——这个名字（包括别称波斯婆婆纳），准确地说明了其来源于西亚，但此名在早期并未统一。一九四〇年初版的周建人《植物图说》，所收以路旁、田野的普通植物为主，当中的蓝花破破纳，应即阿拉伯婆婆纳一名未规范普及之前的拟名，周氏三弟的清简文字说明中特别指出：“这是很精致的野花，开得很早。”一九九五年印行的王绍卿主编《常见杂草图说》，则以波斯婆婆纳之名收入。从这两本书的背景看，阿拉伯婆婆纳归化后扩散得很快，成了遍布南北各地田园荒野、乡村路边的有害杂草。但以其漂亮的颜值，后来已成功扭转形象，如近年江珊等主编《野生花卉》，波斯婆婆纳（阿拉伯婆婆纳）的应用一项为：“花小，极精致，具观赏价值。”因此甚至可作为园林绿化的景观植物。

上溯至古代的记录，就回到刚开始时的话题了。首先第一阶段，作为草药的狗卵草（狗卵草），除了前引的李叶飞文章，随后在网上还查到一篇更早、更详细深入的学术论文，沈元杰等人撰写、发表在2012年12月《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的《〈本草纲目拾遗〉狗卵草的本草考证》，通过古今文献考证和植物学比较研究，经过各方面特征的对勘，论证出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的狗卵草就是婆婆纳，始载于该书所引的宋元时期释继供《澹寮集验秘方》，从而将婆婆纳在文献中出现的时间上推到后书成书的一二八三年。

值得注意的是，沈元杰该文还提出，《本草纲目拾遗》记狗卵草“似小将军而叶较小”，他们认为小将军（也见于本书，被称为“救疗垂死之圣药”）即阿拉伯婆婆纳。假如这一分析正确，那么顺带可为阿拉伯婆婆纳的引入时间提供旁证了。赵学敏这部对《本草纲目》作补遗续编之书，叙述有小品风味，如狗卵草一条；引用文献繁多，如小将军一条。不过他所引的医书典籍冷僻且多已亡佚，我一时难以查核最早的资料出处年代，权且就用《本草纲目拾遗》的成书时间一七六五年来计算吧，那么综上来可以认为：

婆婆纳至少在七百多年前的元初已较普遍见于中国，以致被验证用作草药，由于距今时间较长，可视同归化为本土植物；阿拉伯婆婆纳可能至少在二百五十多年前的清代乾隆年间、甚至更早，已引入我国，并同归入药。

再说婆婆纳在古史上的第二阶段，作为野菜，见于更广为人知的几种明代著作。最先是朱元璋的儿子朱橚编，一四〇六年刊刻的《救荒本草》，收录灾荒时期可疗饥救次的野菜，是我乃至全世界第一部野生食用植物专著，其中“叶可食”部分有婆婆纳，记载略云：“生田野中，苗撮地生，叶最小……散花，如云头样。味甜。采苗叶煮熟，水浸淘净，油盐调食。”——此乃婆婆纳一名的首次出现。

不过确实，该名所指何意难明，查过几本研究植物名称的专著都没有谈及。网上有人说是因为花瓣的纹路像老婆婆做针线活测出的针脚，等等，属于以今逆古的倒推猜测，比较牵强。看来要么是朱橚所取，要么是采用当时的民间俗称，但其原因已经泯灭，从此约定俗成留下这么萌的一个名字。

其次是一五二四年成书的王磐《野菜谱》，作者乃有名的散曲作家，故该书的特色是除了文字说明野菜的特性、吃法外，还各附一首歌谣式小诗，见其本色行当。他的同乡后人汪曾祺在《故乡的野菜》一文介绍，那些“近似谣曲的小乐府，都是借题发挥，以野菜名起兴，写人民疾苦”。其中收有破破纳，是婆婆纳的转化音，诗歌由此发挥曰：“破破纳，不堪补。寒且饥，聊作脯。饱暖时，不忘汝。”

再次是一六二二年刊印的鲍山《野菜博录》，此书被指为抄袭剽窃，从婆婆纳一条也可可见出，基本照搬《救荒本草》，只改了一个字，将原著对此花的美妙形容“如云头样”，变成“如云影样”。不过其配图艺术效果颇佳，比起朱橚动物入室力量的画工所绘、身为画家的王磐所绘，以及下面几本书的图谱，都要精美，以致近年有人专门集合该书的插图制成书签。

到明末，一六三九年刻印的徐光启《农政全书》，略有调整地收录了《救荒本草》和《野菜谱》，以此著名农业百科全书的地位，进一步推广了包括婆婆纳在内的野菜。

进入清代，几部大规模的类书专著

《广群芳谱》《草木典》和《植物名实图考》，都收有破破纳/婆婆纳，但均照录《野菜谱》和《救荒本草》，没有增添其他内容、特别是没有对其美学特征的描述。也就是说，一直到此时，婆婆纳都不是观赏花卉，所以其他花书也不曾收载，而只以救荒野菜书、农书和本草书（《本草纲目拾遗》）中的面目出现。这大概是因为，早已生长于本土的其他婆婆纳，形单花小，不被重视，要等此属植物中最漂亮的阿拉伯婆婆纳引入、蔓生到各地为人熟悉后，才改变其地位。

不过，婆婆纳却又见于古典文学名著。从张娟等编著《草木有本心》的阿拉伯婆婆纳一节得知，原来《西游记》写过破破纳。据之检出第八十六回《木母助威征怪物，金公施法灭妖邪》重温，倒是读出一些意味来。

故事讲在隐雾山中，孙悟空除掉了掳走唐僧的豹子精，顺便救出一个樵子；樵子邀唐僧师徒到家里做客，煮了数十道野菜慰劳他们，中有：“看麦娘，娇且佳；破破纳，不穿他。”——以菜名打趣编排。中华书局版李天飞校注本《西游记》，引王磐《野菜谱》来注释，该谱与《西游记》的成书年代相近，这一选取是很得当的；但李天飞在破破纳一条还加了一句：“即婆婆纳，又称地黄”，这就属画蛇添足的失误了，地黄是玄参科的另种植物，根茎晒干、制作后即生地和熟地、形态、花朵等与婆婆纳并不相同。《救荒本草》在婆婆纳之外另收有地黄苗，记者后的俗名是婆婆娣，这大概是误注之源。

话说那个故事，樵夫带唐僧一行去

自己家，路上是劫后重生的优美山景，来到地僻云深处的竹篱茅舍，樵夫的老母亲迎候，母子团聚，喜极而泣，安排饭菜酬谢。——如此细细写下来，让看惯了前面沿途诸种凶险的读者，不禁要担心这是否一个局，比如破破纳等野菜有毒，或者老婆婆会忽然变成妖怪，再把唐僧拿下。然而并没有，师徒们只是饱餐一顿，又收拾起程，还写了那老母亲的再三拜谢，樵夫的依依相送，唐僧与他絮絮对话后，才分手继续西行。没有阴谋，没有套路（整个过程甚至几乎不提向来细心多疑的孙悟空），两页纸的内容没有特别用意，就只是岔开的一段闲话、插入的一段闲文。

这却反而更可玩味。取经之旅，历尽艰辛，该容许偶有这样的放松轻快；不用揣度对方，无需多礼客套，只笑纳一顿农家菜，说些家常话，萍水相逢，也可亲厚，歇脚之后，纵然依依也就此别过，重新踏上征程。——读来让人忽生温暖。

生命的旅途也如此吧，在辛苦严峻的重大关节之外，会遇上一些可宽怀的闲情，那可能只属漫漫长路偶然岔开的一笔，没多大意义，但一份人情，便已是慰藉、是幸运，值得像吴承恩那样给予记取的篇幅。又好比春日繁花纷涌，目不暇接，但别忘了脚下还有阿拉伯婆婆纳的小蓝花，同样是可赏的美意，值得低头垂注，虽然细碎，仍是人生苦旅上该珍视的闲笔。

2018年3月21日春分起笔，3月28日、农历二月十二、第二个花朝节完稿。

滋兰九畹树百亩

——忆恩师戴复东院士

周勤

2018年农历正月初十，早春刚刚来临之际，恩师戴复东院士驾鹤西去。仅仅一天时间，原先并不相识的同门师兄兄弟立刻组成了浩大的“戴先生弟子群”。此时才知已经毕业的同门博士后、博士和硕士共有98名，加之在读未毕业的学生，实际已超百名，年龄跨度三十余岁，真正桃李满天下。读了众师兄兄弟的缅怀之文，颇有感怀，现将几件故事写出来，以祭恩师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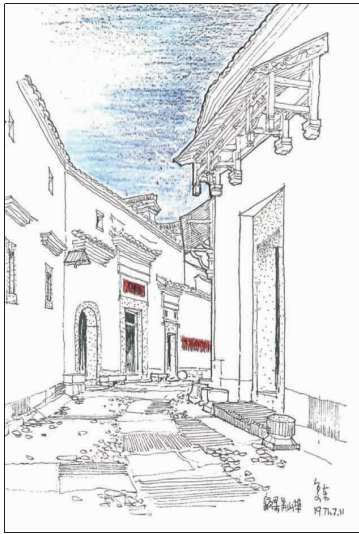
岁月不待人

先生对传统诗词一直颇有研究，常常引用这首陶渊明诗：“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也正因为“文革”期间浪费了太多宝贵的创作时间，因此后来三十余年中不论困难有多大，不论疾病有多重，不论身体有多累，总是没日没夜地干。所有弟子都知道，戴先生夫妇全年的时间都在工作，连春节大年初一都抱着图纸论文去系馆！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生命的尽头。

戴先生是抗日英雄戴安澜的长子，我们几乎都有幸聆听先生亲自讲述父亲戴安澜将军在抗日战争的逆境中奋勇抗击敌军身负重伤，仍不放弃，最终坚持了好几天后不治身亡为国捐躯的英勇事迹。讲述时先生都是仰望远方，双目流泪，声音颤抖，身为儿子的痛彻心扉之情表露无遗，我们也跟着流泪，后来想戴先生有这么强的毅力，定是来自父亲的影响。

“地上全是小月亮了啊”

据先生的第一个博士生薛求理学兄回忆，1987年跟随先生和同济教师队伍赴武陵源张家界考察，是同济为张家界综合规划的一次初步踏勘。参



戴复东是安徽无为入，右图是他为当地米芾纪念馆做的设计方案，左图是他在歙县吴山埠的写生。

加的有建筑、规划、风景园林、地质系教师和研究生，十人左右。先到长沙，然后赴桃源、慈利、张家界、天子山等地，由省、地区、县到风景区，逐层下去，队伍越来越大，到后来的会议，都要在大会议室里进行。每次会议，都由戴先生作为专家团团长主讲，负担十分繁重，几天后就伤风感冒，几乎说不出话，他还硬撑着，在每个重要场合主持和艰难地发言，从世界景区实例，一直讲到导游用什么语言，非常全面细致。学生从旁可以感到他的吃力，但都干着急，代不了他。

那段时间，戴先生身为建筑城市规划学院院长，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其他公职，工作十分繁忙。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他家（同济新村“白公馆”），找他的人都多如排队候诊，这包括一些院务大事，也有不少鸡毛蒜皮的个人小事。戴先生家有钟点工烧饭，中午回到家里，他一边快速地扒几口饭，一边和桌边的同事说话。沙发上还坐着几拨人。几乎天天如此。

1988年秋天某日，上海日全食，街上和校园里满是等待全程观日食的人群。那天上午，薛师兄在戴先生家“候诊”待命1-2个小时，接着和戴先生一起走到四平路上去某个地方，此时天空昏暗，地上的树影全成弯弯细细的月牙形，戴先生随口说，“你看，地上全是小月亮了啊。”也就是在这走路的几分钟里，师生二人度过了上海难得的日全食。

“3T”理论与“画出来看”

“个性化”是一切艺术美的重要因素之一，先生常说：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先生的设计风格新颖独特，与众不同，在我们本科时早已知晓。

同济建筑学本科第一堂课就是学削铅笔，教授依次给每位学生改图时，接过学生的铅笔，若是不合格就会直接扔掉。先生自己画得一手好手绘，对学生的设计草图及手绘图要求很高，所有的草图先生都亲手动。他经常用



“建筑是生存与行为的人工与自然环境，宏观、中观、微观应全面重视、相互匹配，着重微观。”——这是戴先生提出的全面环境观。受此影响，我的博士论文就定为“微观环境对人的影响”，“因为微观环境是最靠近人体，与人接触时间最长，对人的影响最大的，可以说，人是一刻也离不开微观环境的。”写论文时，先生以他丰富的实践阅历和洞悉事物本质的睿智给予了大量启发和帮助，使我顺利攻克了这个理论性较强和学科上比较新颖的选题。后来我将此论文中的一个章节“里弄住宅的隐私性研究——上海‘淮海坊’里弄实地调查报告”翻成英文投稿2002年“第五届环境行为研究国际研讨会”，受到会议组的收录及高度评价，并受邀在会议论讲，这是一项极高的荣誉，让我深感荣幸，也为读博完美收官，更深深感到先生的远见卓识。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许多师兄兄弟身上——通过论文变成某个领域的开创人，为今后在学术生涯中获得一个高起点开端夯实了基础，并受益终身。

先生在学术理论上的眼光十分敏锐。他在美国买了Richard Saxon 著《中庭建筑》（迄今仍是这一专题的经典著作），从1984年起带领学生翻译，每人翻译一两章，由大师兄薛求理主审。先生会出差途中，在喧闹的火车上翻译校订，休息时则因势利导和学生谈心。在翻译期间，此书出了第二版，生性严谨的先生托人再买回来，又重新修订一遍。那正是人思潮流理论在建筑规划领域流行的年代，我们每一位学生都分配到类似的翻译工作，不知不觉接受到恩师的又一面惠赠。

他住的地方没有设计

每个弟子第一次走进先生的住所，感受都是大吃一惊：通过窄窄的堆满书纸的小走廊迈进客厅，只有一张沙发、一块放脚的地方，面前茶几上勉强可以放放茶杯，其余的地方全部堆放着书、卷轴、图纸和各种资料，就连客厅下面也堆满了各式物件……总之，厅里所有的空间全填满了。想不到这对充满才华、学富五车、如此优秀的建筑大师，一个为许多人创造了“高层次、高格调生存和生活环境”的人，一个为许多人设计过舒适的居室、宽敞的游憩室、豪华的高级酒店、现代化的大厦、美丽的别墅山庄的设计师，自己却住在如此拥挤、狭小、没有任何高端设计与装修的一方天地里，却又是那么知足与开心。

到了2016年，先生身体每况愈下，常年在新华医院治疗，就将单人病房设成了他的工作室。9月10日教师节，学生宋佳颖携丈夫、女儿与同一届研究生同学马启国和刘挺去探望先生时，88岁的先生在病榻中仍笔耕不辍，不忘工作，不仅指导了学生的工作，还关心大家的生活。记得早年先生就说过，我们两口子这辈子直到逝去都离不开工作了——戴先生实在是太忙了。除了他做的那么多工程、写的那么多文章，这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一百多名研究生和成千教过的本科生——我们都是他的作品。

2018年3月